泳齋近思錄衍註

泝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教人

濂溪先生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

之法以豫爲先[illegible]學記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愼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

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 經說 伯出[illegible] 子罕篇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

有於我哉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筭數之類嘗言

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横渠先生家其童子必使掃灑應對給侍長者其女子必使觀祭祀納酒漿皆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至於喪祭之禮皆先生倡之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

教以遠大也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

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僩）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

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

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伯豐錄晦翁曰興起也

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閒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是而得之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

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情性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之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illegible]

[illegible]晦翁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

學者須是深思之思而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

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已上並遺書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

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伯邑考

學記曰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也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呻吟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道之本寓乎理其末見乎數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

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橫渠禮記說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遊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說伯函曰與適與間已見第八卷君道門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十一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二　凡三十四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警戒　遷善改過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通書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　易傳下同

人之於豫樂心説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速也

豫 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志惛亂

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

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舊註 劉貧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 伯昌據 復之六三曰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

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閒而常孤獨也伯爵按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
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
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
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
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
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
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
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

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illegible]曰】限者身之上下之際也即腰胯也夤膂也當中脊之肉也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止於一定則不得屈伸而上下判然如列其夤矣列分裂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

可懼也如此 以上並易傳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叙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經說下同

君子敬以直内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 伯恭

論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伯恭謂 微生高乞鄰之醯以為己

醞而與之比夫子所以譏其非直向使高能明告之以我之所無而求諸人以濟其之恐亦未害其爲直也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伯品樣子曰吾未見剛者或曰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伯品謂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爲物掩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

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

〔註〕逆未至而迎之也　億未見而度之也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个身與心却不要好茍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却最是

伊川先生曰閲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閲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

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做官奪人志

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

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

色也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闕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　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　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 以上遺書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

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

鄭衞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　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

違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伯溫曰鄉原鄉里所謂愿人也荀子愿慤字皆讀作愿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謂德之賊孟子曰閹然媚於世者是鄉原也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也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與興起於善也又曰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

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語錄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十二

泝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十三　凡一十四條

代郡楊　伯嵒　彦瞻

辨異端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　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　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illegible]

晦翁曰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或問師也過商也不及於何見之伯溫應之曰如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即二人之言而觀其氣象其一迫狹其一於聖人中道過高師豈非過商豈非不及乎

師只是過於厚此商只是不及此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

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

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
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
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
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
一
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
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唯務上達而無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

但有間斷非道也伯品曰絕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令捨物以明理泯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無則矣伯品按晦翁曰釋氏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伯品道本人論今曰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下爲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 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

學者於釋氏之説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

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顔淵問爲邦孔子既

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

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

佞耳然而於巳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

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

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慎猶恐不免釋

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

能亂傳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具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柰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釋氏其實是愛身放

不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

窮固巳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跡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説故不若且於跡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巳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却省易

附錄 伊川嘗問學佛者曰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伊川曰某敢道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是誠無一人達者禪者曰此迹也何不論其心曰心迹一也豈有迹非而心是者正如兩脚方

行指其心曰我本不欲行也兩脚自行豈有此理蓋上下本末內外都是一理方是道

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楊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 孔為之矣 伊川語 伊川一日入嵩山王佺已候於松下問何以知之曰去年已有消息來矣蓋先生前一年嘗欲往以事而止或聞方外之

士有人來看他能先知者有諸曰有之向見嵩山董五經能如此先問何以能爾曰只是心靜靜而後能照又問聖人肯爲否曰何必聖賢釋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爲釋氏嘗言菴中坐却見菴外事莫是野狐精釋猶不肯爲況聖人乎

又據

晦翁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樣漢世說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却又說鍾離權呂洞賓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亦散了又言古時安期生之徒皆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骨肉皆已融化爲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然久亦漸漸消磨盡了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

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

差卻 外書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正蒙下同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孔　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伯温曰】陰陽晝夜生死往來道之常也以悟道則可以免死生流轉豈不惑哉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備註】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

通陰陽體之無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

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已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得失哉

伯晦 横渠正蒙曰詭服異行非僭先王之禮何以防其僞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學何以稽其弊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十三

泳齋近思録衍註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代郡楊　伯嵒　彥瞻

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堯與　舜更無優劣及至　湯武便別　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　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　堯　舜是生而知之　湯　武是學而能之【伯嵒按】晦翁曰性之者得全於天無所汙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文王之德則似　堯　舜　禹之德則似

湯　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

仲尼元氣也　顏子春生也　孟子幷秋殺盡見　仲尼無所不包　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　仲尼天地也　顏子和風慶雲也　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　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　孟子其跡著　孔子儘是明快人　顏子儘豈弟　孟子儘雄辯上蔡先

生曰人之氣禀不同顏子似弱孟子似強顏子具體而微所謂具體者合下來有恁地氣象但未彰著耳微如知微知彰之微孟子強勇以身任道所至王侯分庭抗禮非孟子恁地手脚也撑拄此事不去雖然猶有大底氣象未能消磨得盡不然藐大人等語言不說出來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傳經為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

之學若非　子思　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

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詁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於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董仲舒有傳可攷毛公言行不聞於世今所可見者惟詩詁訓耳

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

伯嘉程氏又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然爾揚子法言末篇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

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

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并取而與劉氏可也

通鑑 劉璋據益州張松勸璋結劉備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令討張魯龐統言於備曰荆州荒殘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得益州以爲資大業可成備曰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統曰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松兄肅發其謀璋斬松敕關戍諸將勿與備通備怒進據涪城圍成都諸葛亮張飛等以兵會璋開城降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通鑑 蜀先主詣亮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知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

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卹知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揔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誠如是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劉表卒琮爲嗣會曹操軍至荊越傳巽勸琮降操琮從之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時劉備屯樊琮

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同上[illegible]

伊川曰文中子之言有半截好有半截不好者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又曰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

後疑北齊周隋之詩又何足采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

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

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
者何事

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其爲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録

伊川先生撰　明道先生行狀曰　先生資禀
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
寛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
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
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

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　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　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

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巳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先生進将覺斯人退将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　先生之門學者多矣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

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先生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　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　先生處之綽然

衆憂以爲甚難而　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寛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　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文集

明道先生曰　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舊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illegible] 潘興嗣撰濂溪先生墓銘云吾友周茂叔諱惇頤其先營道人父諱輔成任賀州桂嶺縣

令君幼孤依舅氏龍學鄭向向愛之如子向名子皆用悖字因以悖名君景祐中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授洪州分寧縣部使者奏舉南安軍司理運使王逵以苛刻涖下君與之辨獄不爲屈因置手板歸取誥勑納之投劾而去逵爲之改容復爲之移郴令改桂陽令皆有治績用薦遷大理丞知洪州南昌縣改太子中舍僉判覃恩改虞部員外郎通判永州改駕部趙抃參大政奏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遷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得疾懇請郡特知南康軍熙寧六年六月七日卒于九江郡之私第享年五十七君嘗過潯陽愛廬山因築室溪上名之曰濂溪書堂善談名理深於易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詩十卷藏于家子二人曰壽曰燾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伯淳嘗與　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謝顯道（名良佐字顯道）云　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伯[illegible]】明道先生名顥字伯淳葬于伊川守太師致仕潞國公文彥博題其墓曰大宋明道先生程君伯淳之墓其弟伊川先生序其所以爲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眞儒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將以斯道覺斯民天不慭遺哲人早世鄉人士大夫相與議曰道之不明也

久矣先生出倡聖學以示人辨異端闢邪說開歷世之沉迷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爲功大矣於是帝師采衆議而爲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爲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堙明道之名亘萬世而長存勒石墓傍以詒後人元豐乙丑十月戊子書明道先生十歲能爲詩賦十二三時羣居庠序如老成人故户部侍郎彭公思永許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再以避親再調江寧府上元主簿再期就移澤州晉城令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制公行新法爲先生言既行懇求外補差權發遣京西提點刑獄累請得罷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歲餘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爲者言其未嘗叙年勞丐遷秩特改太常丞彗星見其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執政嬰進擬

神宗皆不許手批與府界知縣遂差知扶溝縣事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新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官制改除奉議郎繼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改承議郎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

侯師聖（名仲良字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曰光庭（朱光庭字公掞）在春風中坐了一个月游楊初見伊川　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旣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伯嵒遊　師聖又云伊川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　明道則已從容惜其早死不及

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

劉安禮劉立之字安禮云　明道先生德性充宇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

呂與叔撰　明道先生哀詞云　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

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

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

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

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

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

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

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　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

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　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　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舊註】尹彥明云横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

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坐起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倡品齋】震澤記善錄云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洒掃應對即是道德性命之理禮記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試體究此時此心即堯舜揖遜之心即羣后德遜之心即黎民於變時雍之心且洒掃

者誰歟應對者誰歟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試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只是一理

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橫渠先生諱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仕仁宗朝終于殿中丞知涪州事卒于官諸孫皆幼不克歸僑寓于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徙而家焉登嘉祐二年進士第始仕祁州司法遷丹州雲巖縣令又遷著作佐郎僉書渭州軍判官公事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是年冬謁告西歸十有二月乙亥行次臨潼卒于館舍享年五十有八没之日惟一次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歛送奉柩歸殯于家卜以元豐元年二月癸酉葬于涪州墓南之兆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尚幼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

傳略 伊川先生名頤字正叔 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

壬申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年十四五
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
伊川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
心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
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
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嘉祐
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平熙寧間近臣
屢薦元豐八年　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
韓絳上其行義於朝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
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尋召赴闕元祐三
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祕書省校書郎
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
未得入見爲未敢祇命於是召對　太皇太后
面喻將以爲崇政殿說書既而命下八月差
判登聞鼓院　先生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
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後以大臣不說諫議
大夫孔文仲論奏差管勾西京國子監　先
生兼上奏乞歸田里又乞致仕不報五年正

月丁大中公憂去七年服除除直祕閣判西京國子監監察御史董敦逸以爲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宫未拜以疾尋監元祐元年哲宗初親政申祕閣西監之命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元符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年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還洛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國二十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著書非毁朝政於是有旨追毁出身以來文字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有五

泳齋近思錄衍註卷之十四